

天下郡國利病書

一二

天下事務通考

卷之三

淮

備  
錄

淮南水利考

禹貢曰沿於江海達於淮泗注曰順流而下曰沿之江入海而入淮禹時江淮未通故沿於海至吳始開邗溝隋人廣之而江淮舟楫始通也丘文莊公云此則禹時已有海運矣愚按常鎮淮揚金陵皆有邗溝與江淮原自相通但由射陽湖屈曲多險吳開揚城下取其直爾三國時以無運而塞隋因平陳而廣之五代時以無運而堙周以平吳而濬之元以兵阻而廢洪武永樂間以漕運而復之以後覘前則春秋時以無貢而塞吳因取齊而開之非創開於吳也以水道觀之六合儀真瓜洲白塔河皆可達淮設使禹果運海不過出狼山牧料角不半日即入邗江何必犯海濤收淮口而後入淮泗邪

禹貢曰九澤既陂四海會同傳曰九州之澤已有陂障而無潰決四海

之水無不會同而各有所歸注疏亦如此愚按禹之導川距海先障控上流而世只以為疏下流也

舜典曰咨禹汝平水土愚按水至平也惟土有高下水從下而汜烏不能赴於海爾禹陂下而穿高所以奏平成之績也史記以沿江海之沿作均師古曰均平也宋史用水工準法又曰度江淮使平又曰楚州平河之法蓋古人平水用於天下而淮揚漕渠為尤切要云統而言之淮揚之地西高而東下分而言之揚之地高於江淮海邊之地高於河湖平江之流以是為則

益稷曰禹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注云先决九川之水使各通於海次濬畎澮之水使各通於川也宋人分河則濬川距畎澮矣史氏謂其竭天下之力以治河而無益我朝為堰肺距川以之海正以防其距畎澮而傷漕農也禹九州原有川禹但决其壅耳非宋人之平地穿渠也

堯為伊耆氏記曰伊耆氏始為錯有曰防者後世隄堰之始也祭法曰禹能修鯀之功鯀之功惟障而已障即防也禹貢曰九澤既陂亦防也防固堯之法也使鯀之障非堯之法則試可之命不終日而禡矣寧俟九年邪故堯之防鯀之障禹之陂所以成疏之功者蓋夔稷契諸聖人論也審矣何平當以為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壅塞之文賈讓亦曰隄防之作起於戰國無稽如此曷足道哉

按禹之疏多在河間鯀之障開封為多相去千里假令開封浸而無障必俟河間之疏以入海淹以旬月則開封之民溺死久矣今查隄之用以裨漕溉田者列于後方

崔學士治河通考所載黃河北行障水之隄

自滎陽至千乘千乘今濱州乃古千乘郡而金隄在大名府之清豐南樂二縣界內千餘里名曰金隄

又名古隄歷代修築以禦河患

自河內北至黎陽

今大名府滑縣

爲石隄

自汲縣築隄東接胙城滑縣西接新鄉獲嘉東南接延津名曰護河隄亦曰漢隄

宋史河渠志所載禹時黃河障水之隄

伯禹古隄在大伾

今滑縣

南足

雒掌科奏築今黃河南行障水之隄有關於漕河者列於後方

黃河南岸舊隄自開封府境至蘭陽縣趙皮寨止趙皮寨東經丁家道口至茶城凡五百里盡未有隄相應築接舊隄以絕南射蕭陽虞城之路

黃河北岸古長隄起自修武縣西界東至沛縣窪子頭止自窪子頭

至秦城七十里無堤相應築接古長堤以遏北犯豐沛之衝  
自河南至山東之曹冀俱有長堤以禦河患

右據中土之障河必用隄則淮南之必用高加堰西長堤以禦  
河淮也不待言矣知中土之溉田徐濟之護漕河必用隄堰破  
礮則知淮揚之必用之以漕以溉也不待言矣

孔子曰君子之道譬則防與又曰夫防止水之所由來也  
又曰以舊防為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水敗由孔子之言  
而觀之則水之不可無防也尚矣孟子曰禹抑洪水夫抑  
裁也止也固孔門之法也

禹有疏有防平當賈讓不疏不防漢武防而不疏宋人  
防自防疏自疏惟漢王景有堦流法堦當作堰周禮作堰一作堰築

隄千里高築地勢鑿山阜破砥磧直截溝澗防遏衝要  
疏決壅積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迴注無復潰漏之患  
所以東漢及唐無大水災我朝陳平江之治淮揚  
運河不止法景又兼漢陳登晉謝安唐李吉甫宋柳廷俊諸人之法  
績禹功也

禹至今地名更而山川不易讀禹貢者但據不易之山川而求之可  
也禹貢九河在兗入海在冀文互備也漢王橫求九河於冀而不得  
遂以為皆淪於海夫淪海者必瀕海九河不瀕海何以淪焉使皆淪  
則河從淪入海而中原無水患矣猶有患則橫之言不然矣今據九  
河之道而言之其三在濟南曰鬲津者漢志曰鬲縣自鬲河經鬲城  
平原由德平東入於海鈎盤者漢盤縣也與獻縣隣由德州入海馬

頰者與東光縣隣自濟陽合商河以入海北三河各一枝非黃河之所分也其六在河間曰太史者在南皮縣北簡潔在南皮縣南徒骇在德州廢青池縣扶蘇在景州東光縣覆釜在慶雲縣此五河亦各一枝與黃河為六同入於海喚濟南河間之地存而論海之說行何哉

禹貢導淮會于泗沂入於海泗沂會處今清口也水經淮水至于廣陵淮浦縣入于海淮浦亦清口也若以泗沂在山東廣陵在揚州豈不誤哉大抵禹貢所指入海之路皆寬則大坏碣石亦必如泗沂淮浦之遠九河入海二口在濟南一口在河間三口同是逆河潮汐至推河倒流退則河推潮汐而出彼此相迎也九河多漂禹始通之入于逆河江淮與海亦相迎不曰逆江逆淮者非禹導也余所言非文

字間如余所言則河淮之道明而水治如舊云々則其道迷而水不治

注一

左傳哀公九年吳城邗溝水經曰淮陰縣有邗江東北通射陽西北至末口舊志云邗江在清河治東一十里龜山鎮後入淮所謂末口也齊書謂之官瀆一統志云隋大業間開邗江自淮陰山陽至於揚子江謂之官河唐宋以來利於轉輸我朝侍郎王恕作漕運志始專以運河名之宋殷蟠等議因舟渡北神堰外至末口只有山陽灣之險乃開裏河由淮陰至末口通鑑注云北神堰在楚州城北五里吳夫差於此立堰者蓋淮水底低溝水底高恐其泄也舟行渡堰入淮今新城洪武初創建北辰坊北辰史作有北閘亦為末口其堰則今五壩西長堤皆曰夫差之意而置者南北對境圖曰淮陰縣北距淮五十步此水經所指之淮陰也末口在此宋志云淮陰縣在磨盤巷今清江浦也殷蟠所

指淮陰也。運河由此以出，末口吳開邗溝為取齊也。淮北為齊地，故由此口為正，東北口為奇，或謂末口在江都通六合，不能通淮且非取齊之道也。

漢宣帝地節元年廣陵王相勝之奏奪王射陂葑田予貧民。按志射陂即射陽也。陂塘也。葑茭葦也。塘田可耕茭葦可饗山陽之利也。凡山陽之水西流者由阜陵湖入淮湖水盛則由青州高良二澗循三汊河入洪澤白馬諸湖中閹嘗家湖運河由菊花溝十字亭溝灌溝辛店溝平河溪涇河故城河壽河入射陽湖射陽湖自南而北折而東；而北又折而西為淮西而南；而復北；而東嘉定志言如此屈曲回旋。凡濱湖之馬遷港太倉浦等數十水水名具嘉定八年四面奔趨皆會于射陽湖由故晉口至喻口廟灣口以入千海者常也。水極大亦由石礎以入海者不常也。其建義港蘆溝浦則向北以入淮。盐城之東其水由海浦伍佑新興東

入于海不與內水通西南之水若小海大綏湖馬鞍湖魚鱠湖得勝湖及官河鹽河蘆溝河界河東界河汎河東塘河西塘河舊運河新運河與新楊浦侍其汎其水皆西入射陽湖至縣東北里口入于海石磧口北距廟灣口廟灣口地高石磧諸水不能至石磧口地高射陽湖水小亦不能至其間岡門塘橋新河廟洋麻港諸小渠開通亦可以助之流官河運河皆運鹽河也今淤沮水不至石磧界河者與興化分界之河也興化之水其半由鹽城界輸于石磧其半由高郵入盐城若高鹽之水道不通則興化浸射陽湖之利害在寶應者興山陽頗同以南無恙故畧之又按漢志云射陽者射水之陽縣治在郡城西若今之高加堰西長隄漕河塘皆陂也陂成故可溉可漕若射陽湖則不可陂縱有陂而上流之隄壞陂亦無益故陂於山陽為用最急今山

陽之民不講陂而日惟市井刀錐之競無百年之家愚不知其說及觀  
韓信傳云信不能為商賈又不能推擇為吏則山陽之民貧由不為農  
太史公已灼知之矣

獻帝建安四年下邳陳登為廣陵太守治山陽築塘為田民享其利號  
曰陳公塘按史登有威名性兼文武其所築豈止於真州凡淮揚之塘  
堰必皆其遺惠也淮安舊志云宋楚州司戶參軍李孟傳加葺境內徐  
塘李孟傳為之記則在真州者也考之地勢西高而東下壽在西  
淮揚在東水直瀉去何利之有公之為塘自壽而未不止一重水有畜  
湧高卑皆得其利三國兵爭空江淮之地而不居吳始經營揚州之田  
魏復擾而取之晉祖逖苟羨謝玄圖取中原俱屯淮陰謝安牧揚州興  
召伯埭以七呂漕隋之平陳乃開山陽瀆以備巡幸而隄以御唐因

于隋李吉甫益修塘以通運

今運隄

李承築堰于山陽專以溉田捍海今

陽東有長豐

堰以捍海潮周之有事江南亦開老灌河而南唐方為白水營田阻於

多議宋取南唐寔用其策畜洩之利較昔為詳我朝漕艘鹽筴軍屯

民田咸有資於水利大抵隄堰塘壩閘洞涇鹹之置悉委之平江而平

江集古人之大成也

白水塘在今山陽寶應盱眙之界魏鄧艾築此灌田儲粟晉亦於此也

因以為中原之圖

魏與吳戰不克而還帝到精湖水稍退留船付蒋濟而先馳去濟鑿地為四五道躡船全聚豫作土豚遏斷湖水引舟一時遏入淮中乃得還帝至洛陽謂濟曰吾前決謂分半燒船於山陽湖中矣愚按土豚一作土塍一作土地土塊注云以草裹土築城及填水也若今之為埽隄遏

湖水全聚以通船也分半燒舟謂不得全舡入淮將燒其半也宋白曰  
山陽本射陽地晉義熙置郡及縣因境內有地名山陽因以為名也戴  
延之西征記曰山陽津名在郡城之西即山陽湖也又名精湖又名津  
湖蓋魏時舟行於郡城之西其時水淺故濟於湖中為土塍聚水以行  
舟雖一時之法而後人堰湖以通運舟殆其意也

、運道逕寶應湖而北穿河行舟過白馬湖自白馬湖而北穿河行舟  
至淮城之西南泛津湖抵板閘穿河行舟至清口入淮史志皆用古  
時難考今直以今地名言之今人  
易知其古地名前後各條具有矣  
緣津湖多風險宋人於湖中心築  
土隄至天順間易以石名曰新踰舟行舟泊安穩如堂奧不覺其為  
湖而直謂之運河矣其隄間有數閘平時不令河水入湖涸時則引  
湖入河蓋自揚至淮皆資湖以濟運而清口以南數十里最忌河淮

帶泥沙以入故為五閘以防之猶有淺淤穿淘不免但運河乃國家大計而獨役山陽之夫所謂行夫者日點月調不勝其苦倡為由閘之說放河淮以入內以苟一日之安久之水去沙漠河底反高於平地益費挑濬之力而自苦也大抵運河惟淺淤為患魏之土豚宋之車轍近時之牛牽車轍詳後牛牽以牛挽舟也蓋水涸人疲而以牛代人也嘉靖初年用之既而掘地引湖乃已

運舟日行尺寸考之洪武永樂天順屢濬皆調江南之夫正德嘉靖以來皆調山東河南江北夫每大濬一次輒通利數十年今久不大濬自清口至寶應數有淺閘迄今不濬將恐寘滅宜用漢人之法不必多調各處不必獨累山陽惟募遠近貧民為夫而不吝其值志謂可以事諸浮食無產業民空居與行役同當衣食縣官而為之作廻兩便正此意也聞之故事皆科部典其議朝命大臣或漕臣董治